

第二回 美情郎陸遇美嬌娃 妒心人暗施妒奸計

佳人才子兩相當，一思難忘，一見難忘。竊玉頻頻又偷香，說不牽腸，怎不牽腸。妒花風雨來何狂，驚起鴛鴦，驚散鴛鴦。情郎情女各杳茫，說不思量，怎不思量。

右調《一剪梅》

話說錢雨林，一日在書房中與白雁鴻誦讀。正值春和天氣，只見「雙雙瓦雀行書案，點點楊花入硯池。萋萋芳草埋階砌，細細鶯聲過短牆」。錢雨林語白生曰：「春和景明，正可郊外踏青，尋花問柳。只管埋頭案上，不幾令春色笑人寂寞乎？我同汝告知田先生，待三月三日，曲水流觴之辰，前往虎丘遊玩一番，何如？」白雁鴻曰：「正合我意，日在此間悶坐，真如楚囚，不知人世間更有樂事矣。」兩人議定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姑蘇有一人，姓萬名鍾，別號典之。家道富豪，廣有錢財。但為人趨勢赴炎，結交權貴，性情慳吝，真是一個守錢奴。娶妻李氏，生下一女，年已及笄。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花羞月之貌。《西廂》本上有幾句，足以形容：翠裙鴛帶金蓮小，紅袖鸞綃玉筍長。淡白梨花面，輕盈楊柳腰。妖嬌，滿面兒撲堆著俏，窈窕，一團兒純是嬌，這女子，因正月十五日元宵所生，取名宵娘。賦性聰明，女工之外，吟詩作對，書畫琴棋，無不通曉，且無一不妙。求親者日至其門，他父母只不輕許。此是何故？只因宵娘美貌高才，自誓必須貌若潘安，才如子建者，方許牽絲。若是俗子白丁，縱堆r纂金積玉，他也看不到眼裡。父母因愛惜他，凡求婚者，必與他商量。那有一個如他意的？所以桃夭未詠，徒賦標梅耳。當日生他之時，原在虎丘祈保，如今一十五歲。三月三日，父母要往虎丘還願。到了三月三日，準備轎馬，安排香燭，宵娘與母各乘轎而來。萬典之引童僕，乘馬隨之。一路上柳綠花紅，山明水秀，看不盡的好景致。宵娘在轎中，詩興勃勃，遂口占傷春詩一首：

春光知我早來迎，春草春花遍野生。

春樹暮雲增感歎，春江漲水阻離情。

春詩牽惹文魔興，春酒掃除榆鬼橫。

只有春思思不盡，無端春悶悶春城。

吟畢，不覺已至虎丘。下轎，參拜觀音大士。宵娘因記得小青當日參拜菩薩詩一首，遂述而告菩薩之前曰：

稽首慈雲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

願將一滴楊枝水，灑作人間並蒂蓮。

拜畢，父母拈香酬願。誦經已完，山僧供柏子茶，松花菜，用飯完，宵娘同侍女喜兒自去遊玩。父母在僧舍閒談，且按下不提。

又說錢雨林與白雁鴻至三月三日，遂將欲往虎丘遊玩之意，告知田先生，先生大喜，說：「昔李青蓮道：『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。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古人秉燭夜遊，良有以也。況今陽春召我以煙景，大塊假我以文章。』尋花看柳，正是吾輩快心事。但昔日聖門狂士遊春，也要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。可再邀幾個知己，方不寂寞於春光。」錢雨林素有相知二人，皆年方二八，長於詩歌，一名柳長卿，一名梅含香。即請二人到，相見禮畢，五人共往虎丘。不乘轎馬，緩步而行，互相談論，一路而來。只見桃花亂飛，人踏千片紅玉，柳絮橫舞，鳥啄萬縷黃金。萬紫千紅，試問春價值多少；綠暗紅稀，不知肥瘦竟何如，行至半途，見一塢中，櫻桃錦杏，梨花含笑，楊花飛雪。又有一小橋流水，芳草芊芊，盡自可人。田左人曰：「我等且少憩此處，茵草而坐，各拈一花，題詩一首，如不成者，罰依金谷酒數。」眾皆從之，請各拈花。遂將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楊花，寫成四闕。柳長卿曰：「我輩五人，如何只用四樣花？」田左人曰：「小徒白雁鴻詩學尚淺，不通推敲，只付在某花之下，作一絕句足矣。」四人笑笑說：「也罷。」錢雨林首拈杏花。遂吟曰：

桃花開罷杏花開，一望江城錦繡堆。

孔聖壇中沾雨化，董仙林內倚雲栽。

枝頭紅鬧惹詩興，村裡香聞問酒杯。

牆外遊人雖可愛，何時得襯馬蹄回。

吟畢，眾人稱賞不已，曰：「字字推敲，真詩壇飛將，直駕鮑、庾而上之矣。且末二句，取古詩『一色杏花紅十里，狀元歸去馬如飛』之意，意氣亦自不凡。」田左人拈得桃花，遂吟曰：

春光到處將無同，入眼桃花分外紅。

小院深深藏國色，低牆樹樹綴天工。

濃妝妖豔宜含雨，妖態輕盈不勝風。

仙種觀中疑尚在，武陵問渡為何空？

吟畢，眾人觀看，咸曰：「好詩、好詩！構思新雅，視吾輩真大巫之與小巫之矣。」田左人曰：「吾素不愛雕琢艱僻之句，不過信口拈成，但勿噴飯足矣，何勞過譽乎。」梅含香拈得梨花，遂吟曰：

濃李夭桃太早狂，梨花留得殿青陽。

枝枝綻蕊玉含笑，瓣瓣呈芳雪帶香。

獨洗鉛華放素色，不堆脂粉鬥新妝。

惟愁雨打閉門日，落盡瓊瑤春去忙。

吟畢，眾曰：「句句清新，足堪壓倒元、白矣。梅兄可謂詩中之仙風道骨者也，惜李、杜不及見今人耳。」柳長卿拈得楊花，遂吟曰：

不與群花一樣妝，也無嬌豔也無香。

紛紛飄雪灑江岸，點點飛綿過女牆。

墜地片時起又落，迎風半刻伏仍揚。

武昌撲面知多少，那管離人泣路旁。

吟畢，眾人賞曰：「不幽深險僻，真詩中有畫手也。」田左人曰：「眾人皆成詩，白加色可將楊花題一絕句，庶不負今日之勝游。」白雁鴻亦一時興發，遂吟絕句曰：

乍觸簾櫳又過牆，不成嬌豔不成妝。

只因輕薄從天賦，顛倒春風直恁狂。

吟畢，眾咸曰：「誰道白兄不知詩也？此詩引而不發，寫盡楊花之妙矣。」田左人曰：「曾子固亦能詩矣。」眾笑曰：「自是強將手下無弱兵，足見先生訓迪之功。」眾遂起行，至虎丘。見遊人兩兩三三，共賞春景。五人茶罷，在寺前寺後一遊，來至千人石上，坐談觀景。忽見一女子，身穿白羅衫，腰繫白紗裙，露出一雙三寸淺紅色鞋，頭戴白玉琢成的梅花簪一枝，手執素扇一柄，遮遮掩掩露半面，正從千人石畔過來，後隨一侍女，發方齊眉，色亦秀媚，穿青羅衫，係白紗裙，足下穿秋色鞋一雙，亦隨過來。低聲謂曰：「千人石上有人，小姐須遮面而過。」眾人在石上看見，齊聲曰：「誰家好個女子，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。」眾口稱美不已。錢雨林一見，觸起觀言大士夢中之言，身穿縞素，頭插梅花便是小青後身，與我有緣。不覺歎曰：「今日正撞著五百年風流業冤也。」不禁自言自語，幾至出神。眾人下石，各自散步。錢雨林急趕女子，隨尾其後，見出山門上轎，父母隨之而去。追問童僕曰：「此是誰家內眷？」內一人答曰：「是萬家小姑娘。」錢生不捨，又隨至轎旁，見女子自轎窗中，頻頻顧盼，似若留情。雨林隨至半里之遙，轎內齊娘細細觀看曰：「世間有此玉人，覺我形穢。但外貌雖佳，不知才學何如？若得此子同夢是甘，亦不負我一段才名。」自思自想。轎走得緊，錢生不能隨，遂立柳樹下。蓋齊娘前因千人石上人多，故掩面而過，未及見錢生，至錢生隨來，方看個明白。

話說錢生正在柳樹下沉吟，忽眾人齊到，柳長卿曰：「雨林何不老成，獨自在此看佳人也？」梅含香曰：「佳人遇佳人，兩美相逢，自然戀戀不能忘情。」田左人曰：「勿得狂言，路人聞之不雅。」柳長卿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見路旁有酒館一所，甚是清雅，惟時日已及午，眾人入館坐定，叫主人陳列酒饌，大家飲酒取樂。田左人曰：「今日之游，四美具矣，二難並矣。且又美酒嘉肴，高歌暢飲，較古之典春衣者，不更快乎？」梅含香曰：「王羲之三月三日一遊，流觴曲水，千古誇為盛事。吾輩今日，少長成集，一觴一詠。不減蘭亭，何樂如之。」柳長卿曰：「昔曾點暮童冠，浴沂詠歸，聖人歎曰：『吾與點也。』然係言志，未見諸行事。我等今日，比曾點浴沂之狂，更覺過之。」白雁鴻亦曰：「春遊固樂，但少一麗人以佐春觴耳。」眾皆笑語大飲，獨錢雨林默默無言，酒亦不吃。眾曰：「雨林今日，何故莫興也？」雨林曰：「不知何故，今日心煩意亂。」柳長卿曰：「我知道了，你的魂靈兒都被那人兒勾將去也。」田左人曰：「是那個？」柳長卿曰：「適間千人石畔走過來，穿一套縞素衣裳者是也。」田左人曰：「須老成些，勿得取笑。」眾見日已沉西，遂詠歌而歸。雨林至館，越思越想，乍相逢又記不真嬌模樣，反來復去，好難為情。夜半不寐，見月明星稀，遂題一詩，於窗上曰：

一輪淡月窺芸戶，數點疏星透紙窗。

此夜相思無計策，除非魂夢到蘭房。

吟畢，就寢。夢中恍恍惚惚，如見女子。次日早起，急至閨門外訪問，忽遇昨日所見侍女，手執碧槐花一枝，笑嘻嘻的走來。錢雨林向前問曰：「汝莫非萬小姐之侍女乎？」其女不答，點頭而去。雨林又追至門首曰：「煩你傳言，昨日虎丘路邊所遇小生錢雨林專來拜小姐也。」女又不答，一竟進去。雨林站立良久，見此家門第清幽，房屋爽塏，又轉東邊，乃是一閒地。雨林循牆而走，至後，見一後門緊閉，乃是花園一所，內裡桃花盛開。門旁邊坐一小家獨院，門前站一老婦人。雨林走向前，乃作揖唱禮，老嫗回禮，乃問曰：「誰家小少年，到此何干？」雨林曰：「我有一事動問，請問，此是萬家住宅否？」老嫗曰：「正是，你問他做什麼？」雨林曰：「實不相瞞，小生尚未有婚，聞他家有個小姐，生得標緻，意欲求親，但未知他家淺深，且又不得冰人撮合，故此動問。」老嫗曰：「事既如此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請入敝居一話何如？」雨林欣然進去。但見老嫗家，院雖不大，也有桃花數株，亦甚清幽。坐下茶罷，雨林遂問老嫗姓名。老嫗曰：「妾夫姓木，名易，妾乃韓氏。因先夫去世，子又早亡，只有幼孫與老身，無可度日，專與人家作冰人，人都稱我為木易媒婆。你若問萬家事，我說你聽。這萬典之家中豪富，只生一女，容貌絕世，真是我蘇州蘿蘿西子再出。且不徒有容，凡書、畫、琴、棋、詩、詞、歌、賦無不通曉。常言欲嫁一個有貌，有才的丈夫，決不作俗子白丁之婦。所以求親者雖多，或是有錢豪富之子，多是貌如蓬蔕。或是宦家貴胄之於，多半目不識丁。都不中他父母與他的意思，故今日一十五歲，還未許人。」雨林聞之，喜曰：「我欲央你求婚，不知何如？」木易婆曰：「我看你的容貌，十分清秀，必是中他意的，但不知你內才何如耳？」雨林曰：「我內才亦不必言，但小姐所會的，我也都會。你可先見小姐，你就說居三月三日在虎丘道上相顧盼的，他就知道了。」木易婆笑曰：「原來你兩個兒，已是張生、鶯鶯臨去秋波那一轉了。我今且不向他父母說，先與小姐說知。」雨林曰：「如此極妙，但不知小姐是何名字？」木易婆曰：「他是正月十五日元宵所生的，名叫齊娘。丫頭名喚喜兒。」雨林遂取出白銀一兩曰：「些須薄敬，暫為利市，待成就之後，自當重謝月老耳。」木易婆曰：「未見功，先受賞，殊有愧耳。今是初四，明日月忌，待初六日我去，初七日你可到我家探信。」雨林告別而回，專聽好消息也。

卻說至初六日，木易婆早起梳洗，穿一套新鮮青布衣服，白布裙，兩腳如飛，走至萬家門首。正撞見喜兒買翠花二朵回來，遂同入內，見萬典之夫妻。問曰：「這幾日小姐親事若何？」萬老曰：「我小姐有了親事，汝豈不知？今日到此何干？」木易婆曰：「我有好珠花一對，乃是一女子托轉賣的，問小姐要不要？」萬老曰：「你可親去房中問他。」木易婆走入小姐房中，見小姐尚未梳妝，伏枕而坐。乃曰：「幾日不見小姐。今春和天氣，何不園中看花，而乃慊慊獨坐乎？」小姐曰：「幾日不見你老人家，今日甚風吹到此也。我因前日虎丘一遊，不知是春寒了麼，不知是冒風了，這幾日神思困倦要睡。」木易婆曰：「春悶撩人，自然如此。但不知小姐有何煩悶，何不告我？」齊娘曰：「這些個事惱人腸，古人云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我心上有事，難以告人。」木易婆曰：「別人難以告，老身在小姐門首坐，就如自己家裡人一般，有何心事，但告我，或老身有可用之處，就便效力。」小姐長歎曰：「你也說得是，我今告汝，諒你是老人家，也不見笑，也不與別人說，只可你我知之。」木易婆曰：「我活了半世人，難道這個也不知，我極是口穩的。」小姐忽然面紅，語又不語。木易婆曰：「小姐有話直言，如何半含半吐？我老人家跟前，你莫要害羞。」小姐曰：「著實羞人，難以出口。」木易婆曰：「古之佳人，如卓文君一聽琴，便私奔相如，紅拂女一見李靖，便尋到店中。古之佳人，不惟具慧眼，且有膽氣，忍小羞而成大計，至今尤為美談。這都是小姐在傳書內知道的，何如此之怯弱也。」小姐曰：「你這番

議論，正大光明。使我心胸洞然。我今只得對你露泄真情。三月三日，在虎丘隨父母還願，路中轎窗看見一人，容姿清奇，氣度瀟灑，就如潘安再見，衛玠重生，若得此人，成為夫妻，也不負我一個才女。但外貌雖好，卻不知腹中可有學問否？怎能勾相會一面，考他一番，以決好歹。然我女兒家，深處閨中，怎能會他？」木易婆曰：「卻是這個緣故，正好投機。我今來此，非是賣珠花，亦為此而來。」小姐驚曰：「你何為此而來，莫非見我吐了真情，故意要我。」木易婆曰：「我老身與千家作媒，極是老成的，何敢作耍。前初四日，有一少年，到我家，央我在小姐家作媒。他說你可先見小姐，說就是前日虎丘道中相遇的郎君。我問他姓字，他說姓錢，名之繼，號雨林。所以令我到此。其實好一個美貌少年也，小姐不可錯過了他。若要會他，這也不難，我教他男扮女妝，做賣花的引進來何如？」小姐曰：「這也使得，當在何日？」木易婆曰：「事不宜遲，兵貴神速，我明日就領他來。」說罷，去了。

卻說初七日早，雨林至木易婆家，相見曰：「好事何如？」木易婆一五一十，一一對雨林說畢，雨林大喜而去。

至次日早，到木易婆家中，欲扮女妝。木易婆曰：「我家莫有細軟衣服。」雨林急取銀一兩，曰：「可往典當鋪內，貸兩件來。」木易婆即往鋪中，將銀二錢賃衣裙，藏了八錢。回來於雨林妝扮起來。用烏帕裹頭，身穿著青緞衫兒，腰繫著白細裙兒，腳下將木易婆兩隻青花鞋穿上，還嫌大些。耳上用白絲係上耳墜，可是雨林生得十分白淨，也遠看不出，蓋色與線一色耳。取出家中商人所寄翠花兩對，放在盒中，令他捧上，然後取出鏡子一照，雨林大笑曰：「我今日反做個鬚眉婦人也。」木易婆曰：「好一個美貌女子，縱有丹青畫不成，不施脂粉天然態，那裡認得是假的。」兩人說說笑笑，走到萬家門首。見萬典之正出門來，木易婆曰：「小姐要翠花，這小娘子有翠花，我引來與小姐看。」萬典之轉叫喜兒，引進小姐房中。心疑曰：「那有這等美貌女子賣花耶？」有事遂去。雨林進房，見小姐同母坐。其母見二人進來，禮畢，問曰：「這一位是誰？」木易婆曰：「他是徽州女子，到此賣花。」母曰：「好一個美人，多少年紀？」雨林曰：「晚生一十五歲了。」母笑曰：「女子何稱晚生？」

雨林通紅了臉。木易婆曰：「此是他徽州鄉俗。」母曰：「如此一個好女兒，如何腳與你老人家的一般大？」木易婆曰：「幼年因他父母愛惜、怕疼未纏，故大。」母細看耳上曰：「如何不鑽眼兒。」木易婆曰：「說是父母愛惜，腳也怕纏，還肯鑽眼兒哩！」母曰：「腳已長成，不可為矣。眼兒還要日後鑽一鑽，不要怕疼，可惜你一表人才了。」說罷吃茶，後取花看，問要多少價。雨林曰：「任憑吩咐，一花何足輕重乎。」母曰：「與你五錢絲銀。」雨林曰：「穀價了。」遂遞花收銀。母曰：「他遠方人，女兒可留吃飯，我往前邊看飯來，你三人坐坐。」其母去了。木易婆語小姐曰：「此就是錢郎，小姐可相見。」兩人四目交視。雨林曰：「自虎丘一見小姐之後，一日三秋。今幸蒙小姐傳召，得見玉容，真是千古奇逢，何以克當。」小姐含羞言曰：「前日一見郎君，宛如玉人，但我之意，須要才貌雙全，方許百年偕老。故令誘君至此，以試真才耳，非別有他意。今日只可淡詩論賦，若一言涉於邪淫，即當鳴鼓而攻，幸惟諒之。」雨林曰：「小姐正言侃侃，令人佩服，自當守約候考，何敢再及他事乎。」小姐曰：「我先出一對，你對。」遂出對云：

入則孝，出則弟，守先王之道。

雨林應聲對曰：

誦其詩，讀其書，畏聖人之言。

小姐聽畢曰：「對得切當。但用成語，尚屬易對。我再出一對，你對。」遂出對曰：

文宣王，周宣王，司馬宣王，一君一臣，一不君不臣。

雨林應聲對曰：

鄒孟子，吳孟子，寺人孟子，一男一女，一非男非女。

小姐聽曰：「此對甚難，你對湊巧，足見才矣。仍須考詩，有我去年在中秋前一夕，作的一首，限你和韻。」乃念詩曰：

一窗好月照衾寒，來夕天涯人盡看。

雖憶酒非偕靜侶，未能瓜破散鄉團。

湘簾半卷鍾未遠，巫夢常聞捕到殘。

最恨佳期偏杳杳，誰憐悄坐寄儂歡。

雨林聽了，不待思索，即和之曰：

桂影扶疏月影寒，中秋前夕舉頭看。

清光豔似黃金波，皓魄皎如白玉團。

旅邸把杯頻照影，深闈敲韻待更殘。

應知明夜冰輪滿，幾處寓愁幾處歡。

和畢，小姐大加稱賞曰：「字字不脫前一夕，方是作手。只恐是你平日做下的，又或竊取他人的，你再作一首，何如？」雨林不辭，遂吟曰：

長空月淨雲輝寒，不待中秋人盡看。

玉鏡尚和一釐缺，冰輪猶欠半分圓。

光搖花影疑郎至，亮透紗窗驚夢殘。

餘興再留明夜賞，只愁把酒與誰歡。

小姐聽畢曰：「愈出愈佳，字字是中秋前一夕。若在他人口中，未免是中秋賞月而已，真才子也。我已知才貌雙全矣。可歸於父母言之，通媒妁之言可也。」正說間，喜兒掌飯到了。雨林戲曰：「小姐須要舉家齊眉。」小姐曰：「須要莊重，不可輕薄。」三人同食畢，雨林猶徘徊不去。小姐促之曰：「大事不在今日，可急歸去。若我母再來，看出破綻，反為不便了。」雨林不得已，別小姐而出曰：「願小姐留意。」方欲再言，其母又至曰：「吃過飯了，再坐一時也好。」雨林曰：「正欲謝一飯之恩，何敢再賜坐耶。」其母曰：「此女大樣，好像個男子。」遂出去。

卻說雨林到木易婆家，卸去女妝，笑曰：「我今日復見我本來面目矣。」遂與木易婆言曰：「初十是開日，你可往他父母前作伐，我自謝你。」說罷去了。木易婆將前所賃衣服，還於當鋪中。至初十日，又至萬家，在小姐父母前，言錢雨林求親之意。萬典之曰：「此生我也見過，可以做得門婿。但不知小姐之意何如？」遂同妻到小姐房內，曰：「今日錢家求親，此子甚是清秀，但不知我兒之意何如？」小姐曰：「婚姻之事，一任父母主之可也。」出來與木易婆說：「我再商量。」木易婆去回錢主曰：「好事已成。」

分了。」不意錢兩林父母，因子大未婚，又央李媒婆在程家求親多時了。卻說這程家，原與錢家有瓜葛之親，一見求親曰：「古人下玉鏡台，傳為佳話，何不可之有。」遞即允諾了。兩林不知，又與父母言往萬家求親之意，父母言程家已許了。

兩林聞之，憂鬱成疾，連日茶飯不進，奄奄待斃，父母驚惶，遂商議曰：「好男兒占得九妻，使媒往萬家求親，有何不可？」兩林曰：「須木易婆作媒，方好。」父母遂央木易婆往萬家求親。萬典之見女兒喜此門親事，夫妻慨然允了。

木易婆回報，兩林大喜。走至書館中，正值白雁鴻在館，問兩林曰：「數日何不到館？」兩林曰：「我有天大好事，何暇來此。」白雁鴻曰：「有何好事？」兩林起初不說，白生問之再三，曰：「你我訂盟，此事不說，何足為兄弟乎？」

兩林遂將萬宵娘的事，一一說明。說：「你看這是大事不是？」卻不知白生一見宵娘之後，也有求婚之意，今乃被他占去，心甚不悅。假意答曰：「好固是好，但無故入人家，未免越理了。」兩林自悔失言，只得默默不語。

卻說白生千思萬想曰：「我欲求親，白白被他占去。他又有了程氏，萬小姐豈肯於他做次妻。我有計了，拆散他後，不患不是我的。」遂寫一書，備前備後，假作兩林筆跡，言初七日相會之事，又言父母已訂程氏。令石佛寺一小沙彌，名喚月荷者，將書傳去。你說是錢相公寄來的，月荷原與白生有龍陽之交情，遂不辭，竟自送去。萬典之一見書，大怒曰：「我前日原疑非賣花的。」其妻曰：「我見他腳大異樣，耳又不鑽眼兒，且口稱晚生，誰知竟是假的。這個醜陋，一概不言，只是他已訂程氏之女，我兒豈可於他作妾乎？你明日叫木易婆退婚就是了。」其夫依言，次日叫木易婆到家，大罵：「老賤人，做得好事，我今不成錢家親事，你若再有一言，我把你送到官，打斷你的筋！」木易婆知事有洩露，不敢發一言，竟報兩林，言如此如此，已退婚了。又不知後來何如。

[返回 >> 孤山再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